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（第一辑：国内革命战争）

红军不怕远征难

陈靖　黎白　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·北　京·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内 容 提 要

一九三六年春天，中国革命的形势正处在两个高潮之间。中央红军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率领下已经跋涉长征两万五千里，胜利地到达了陕北根据地。这时，红二方面军在任弼时、贺龙等同志率领下开始了伟大的长征。这是最末一批进行长征的红军主力部队。正因为是最末一批，它所遭遇到的困难也是极多的。这本书，就是描写在这一巨大的行动中的一个片断：一支红军的先头部队在通过云南、西康等地遇到的国民党军队阻拦、追赶，以及通过藏族兄弟地区和亘古无人烟的雪山所遭遇到的种种困难。

第一章

1

1936年春天，最后一批长征红军，前进到了金沙江的东岸——滇、黔、康三省的连接地区。

2

这里的早晨景色是变化万千、五光十色的。最高的山峰之上是万里晴空。碧蓝的天空下是一望无际的银白色的云雾海洋，在雾海中又露出大大小小的群山。这里，山茶花、杜鹃花盛开，“满山红”花在山峦的平坦处铺起了深红色的毡毯；花瓣上的颗颗晨露闪闪地发出比宝石还要夺目的光彩。

这是云南的翡翠般的春天，琥珀般的春天。往常，这里的山坡上，牧牛娃吹着尖亮的唿哨，采茶女唱着动人的情歌。今天，这里的山岳是沸腾的、喧嚣的。这里到处响着凌乱的枪声。尽管枪声在响，一队队的红军却不停地在山间道路上前进着。

山坡下的一座城镇还有零乱的枪声，但堵截红军的国民党部队和土豪的地方反共武装——民团都逃跑了。

镇子里倒着国民党兵的尸体，地上散乱地丢着枪支、弹药、衣服、银元和敌人来不及带走的大小包袱。

红军战士们有的在搜索着残敌，有的捡着枪枝弹药。

三连连长李冬生——一个粗眉毛、大眼睛的青年人，正在指手划脚地喊着：

“把枪堆起来，留给后边的队伍！”

满脸胡子楂的红军老炊事班长王大田跑过来，小心地瞧了瞧李冬生，站住了。

李冬生看着愁眉不展的王大田，便问：

“怎么样，有多少粮食？”

王大田摇摇头，刚要说什么，李冬生便大步走到他面前，问着：

“有点大米吗？”

王大田叹了口气说：

“连长，一点也没有。”

“荞麦呢？”李冬生着急地问。

“也很少。”

“嘿，这些鬼土豪。”李冬生失望地说：“到底有点什么？整个部队要准备过江的粮食啊！”

王大田揉搓着手，又叹了一口气，慢吞吞地说：“吃火腿也行呵。”

李冬生发火地说：“又是火腿，火腿，部队吃了三天火腿了。这东西能当饭吃么？”

“是啊，在苏区那会儿，想吃火腿吃不着，这可倒好，都是火腿，我做饭也省心了。”王大田一边摇头，一边叹气，顺手捡起地上的一枝枪背在肩上，摸出了腰里的小烟锅来。

李冬生反而笑了，从肩上取下一个包袱递给王大田，说：

“老王，啰，够你抽一辈子的了。”

王大田接过包袱来，打开一看，立时喜笑颜开地说：

“‘白金龙’，好烟哪。连长，你又不抽烟，你要这个干什么？”

李冬生笑着说：

“白军要送礼么！去，去，叫二田找指导员来。”

王大田小心地扎上包袱，还是抽上了小烟袋，高兴地说：

“还用得着叫二田，我找去。”

“马上请来！”

“当然，当然。”王大田背上小包袱，还谨慎地摸了摸，刚走了两步，又回过头来问：“连长，这些火腿怎么办？”

“都抬出来！”指导员张孟华恰好走到，朝王大田说了一句，就又朝李冬生说，“我也查看过了，除了火腿，还是火腿，谁叫云南的火腿全国有名呢！”

李冬生皱了皱眉头，瞧着张孟华叹了口气。

“老李，别小看火腿，在苏区，咱们想吃也没有。师里让我们每人带两条，炊事员带四条呢。”

李冬生忿忿地说：

“带吧，带吧，有火腿吃就饿不死人了。”

王大田站在一边，看着他们说：

“搬么？”

“嗯！”李冬生哼了一声。

“全连动手，搬出来放到大路边上。”张孟华说着就要和王大田一块儿去。

“老张，你算了，”李冬生一把拉住张孟华，埋怨地说，“你这个身体，少干点事吧！”

“又是身体，刚病了几天，你老兄就挂在嘴巴上没完了。”张孟华笑着说，“我还满能扛四条火腿呢。”

李冬生没有放手，威胁地说：

“你病了不是几天，是一个多月。你垮了，我们就只好送你上卫生部了。”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张孟华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说：

“好，我不背！”

这时，战士们挑着担子，扛着筐子，抬着篓子，来往穿梭，只一会儿，大道边上的火腿便堆积如山。

李冬生阴沉着脸，朝刚好赶到的红军大部队叫着：

“师里的命令，每人扛两只火腿！”

一个干部模样的红军朝李冬生说：

“你们前卫连真算不赖，除了搞火腿，我看再也搞不出点名堂！”

李冬生笑了：“怎么？你搞到点什么好东西？”

那个干部捡了两条火腿，往肩上一搭，他笑着说：“连这倒霉的东西也没搞上。”他回头朝行进的部队喊着，“每人拿两条！”

每过一队红军，就都要各拿两条火腿。部队如潮水般地走过，而三连搬运的火腿堆却并不显得减少了多少。李冬生看得都烦了，回过头来向着一个挑担子的红军战士王二田喊着：

“还挑不完？”

王二田已经担得满身大汗，他将担子放下，把两筐火腿往堆上一倒，一边擦汗一边说：

“狗土豪简直是火腿脱生的，窖里的火腿还没露出底儿呢。”

“真见鬼。”李冬生咕哝了一句。他一眼看见队伍中有一个战士空着手走过去，急忙叫着：“喂，同志，你干什么？你想特殊吗？”

那个战士笑了笑说：

“我忘了。”

“忘的倒快。你不拿，小心挨饿呀！”

那个战士哭丧着脸，扛上两条火腿，朝李冬生说：“嘿，我宁肯饿三天，也不想吃这种讨厌东西了。”说着，扶了扶肩上的火腿，撒腿就朝行列里跑去。

张孟华坐在火腿上，笑着说：

“天底下什么古怪事都有。除了火腿，就找不到粮食。”

“要有一碗大米，我出一百条火腿和他换。”李冬生搭讪着说。

忽然，一匹马奔驰而来。红军通讯员在李冬生面前跳下马来，朝李冬生敬了个礼，说：

“师部命令你们马上出发占领魏家寨。”

李冬生兴奋地抓住通讯员问着：

“小鬼，你老老实实地告诉我，是不是还有强渡金沙江的命令。”

通讯员■了■眼睛，得意地说：

“有。师部还正在起草，政委叫我别等命令，先来命令你们，难道你们不听我指挥么？”

“谁敢不听师部通讯班班政委指挥呢！”李冬生开玩笑地打了通讯员一拳。又问：“是不是全师都要通过魏家寨？”

“整个军团都要经过那里，那是过江的口子，完不成任务，杀你们的头。”

通讯员匆匆忙忙地想要走，李冬生一把抓住他，用手指在通讯员鼻子上一刮，又从口袋里取出两排子弹，塞到通讯员手里，笑着说：“小家伙，你还保守秘密呢！”

通讯员接过子弹，高兴得跳起来，跃上马去，朝李冬生说：

“连长，我可是什么也没有说呀！”

“去吧！”李冬生威胁着：“再慢一步，要你扛上四条火腿。”

“谢谢连长，我吃够了！”通讯员一磕马蹬，拨过马头，朝来路飞驰而去。

张孟华这时走到李冬生面前说：

“老李，马上出发吧！”

“对！”李冬生朝背了一筐火腿走过来的战士张娃说：“丢下这鬼东西吧，通知大伙儿，在这里集合。”

张娃放下箩筐，喘了口气，高兴地问：“连长，出发么？”

李冬生笑了：“你还想扛火腿？”

张娃也笑了，拔腿就跑。

“张娃，”张孟华喊着：“到土豪家，告诉给老乡们分东西的孙英，别把她给丢下。”

李冬生这时候是满心愉快了，他瞧着张孟华，笑着说：

“看，火腿把我脑袋都弄昏了，差一点把咱们政治部的宣传员给丢到土豪家了。”

张孟华笑着说：“你忘了不要紧，政治部找我们要孙英，拿你顶数好了。”

“我？”李冬生摇摇头，“大老粗，不会宣传，不会唱歌，不会写标语，宣传队要我干什么？给他们当挑■还够资格。”

这时，三连的战士们都跑来了。

“你们也都扛上两条这家伙。”李冬生自己扛了四条火腿，站在那里。

等战士们都带上了火腿，李冬生扬了扬手说：“出发！”

三连立即以极迅速的步伐在大路上走起来，他们越过了走在路上的其它连队，不停地前进着。

王二田在行列里追上了王大田，塞给他一个口袋。

“什么？”王大田莫名其妙地看着他的弟弟。

王二田悄悄地说：“好容易搞了点大米，留给指导员吃吧，他那个身体……”

王大田擂了兄弟一拳，笑着说：

“我的好兄弟，你真给我做了好事啦。老让指导员啃火腿，比啃我的心还难受。”

张孟华背着两条火腿，走过来问：

“你们哥俩嘀咕什么？”

王大田急忙笑着说：

“还能嘀咕什么，商量这些火腿怎么吃法嗐！”

张孟华还没有说出什么来，王二田猛然间抢过他肩上的火腿，连头也没回，就朝前边跑去了。

张孟华摇摇头说：

“你们哪，真把我当成病号了。”

“走吧，走吧，老张，有什么意见，到了魏家寨再说。”李冬生走过来，朝张孟华笑着说。

3

黄昏。太阳退到山峦顶上了，天空中一片火红的云彩，照耀着的山巅很像是披上了一件淡红色闪着光的战袍。这里的山峦是沸腾的、喧嚣的。山间的小路上，有一队队的人在前进着，这些队伍之间，都飘扬着一面面比晚霞更红更鲜艳的红旗。

山路上的队伍很多，一个连队紧跟着一个连队。他们走得飞快，一股劲地从南往北急插下来。随着行列的行进，传出许多热闹的声音：

“跟上！”

“别插队！”

还有此起彼落的歌声，有人走滑了脚的跌倒声，偶然间的笑声，间断的战马嘶叫声，加上并不整齐的脚步声……就足以震荡了这座平静的、缺少人烟的大山谷。

红军大都穿着蓝色军装，头上戴着八角顶、长帽沿的军帽，帽子上缀着红布剪成的五角星。腿上大都扎着裹腿，脚上穿着布条子扎成的草鞋。他们都肩扛步枪，身背背包，面容显出疲劳的神色，不停地前进着。

从行列后边，走过来一个年青的红军，他是政治部的青年干事何强。他穿着合体的军装，军帽上的红五角星上还蒙了一张玻璃

纸，腰间扎着一条浅黄色的军用皮带，肩上斜背着一个挎包，挎包上边扎着一床蓝缎子面的夹被，叠得方方正正，和挎包大小一样，夹被上还罩了一张米黄色的油布。右肩上斜背着一只二十响匣枪，枪柄上系了两条长长的红穗子。背上斜背一把雨伞，雨伞是套在一条蓝细布套子里的。他腿上打着上下一般齐的鱼鳞式的裹腿。赤脚，穿着一双织得极细的满耳草鞋。他是一个极为年青、漂亮的，红军里特有的青年。这时候，他满头大汗，以飞快的速度在队伍中穿插而过。

何强越过一支队伍，和一些战士说笑几句，又越过一支队伍，又招呼几声，便迅速地赶到队伍的前边来了。正当他还在朝前赶的时候，就听见身后有人喊着：

“何干事，等一会儿！”

何强站下来，回头一看，一个背着缀有红十字挎包的小个子红军正插着队伍，向他跑来。这个人也是满头汗水直流，瞪着两个大眼睛，满脸着急的样子。

“小蔡，你调到哪里去了？”何强抓住了跑得气喘吁吁的卫生员蔡家瑁，笑着问。

“能调到哪里去，还在三连啊，”蔡家瑁解开挎包上拴着的毛巾，擦了擦头上的汗，问着：“何干事，你上哪里去？”

“前卫连！”

“就是我们三连当前卫啊！”蔡家瑁摇摇头说：“今天赶不到了，都是盘山道，天都快黑了。”

何强看着蔡家瑁，想了一刹，便问：

“刚才我在师里听说三连要急行军占领魏家寨。”

“魏家寨还远吧？”蔡家瑁问。

“还有好几十里。快走！”何强和蔡家瑁，加快了脚步。

忽然间，前边的队伍中叫嚷起来。何强连忙赶上问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抓住个民团。”一个战士一手持枪，一手抓住个人。

何强看着这个人，一身破旧衣服，白帕缠头，直勾勾地瞪着眼一声不吭地被绑在那里。便问：

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他是民团！”还是那个战士说。

“你说出来不要紧。”何强和和气气地说。

那人只是不吭声，脸上毫无害怕的神色。

“你叫什么？”何强问。

“阮继平。”那人吐出了三个字。

“从什么地方来？”

“魏家寨。”

“什么？”何强急忙又问：“魏家寨到了红军没有？”

阮继平摇摇头。

“你是民团兵么？”何强又问。不过，这时何强心想，凭阮继平这么个种庄稼的样子就算是民团兵，也不会是情愿干的。

阮继平却盯着何强的脸，不回答了。

何强笑了。走近阮继平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和气地说：

“阮继平，你是民团也好，不是也好，我放了你。回到村里，告诉你们的人，就说红军大队伍来了，投降受优待，顽抗要吃亏。”

阮继平默默地听着，静静地让何强给他解开绑在胳膊上的绳子。

何强一边解绳子，一边说：

“老板，红军信得过你。红军和穷人是一家。我看你是个受苦人，放了你，就算你是民团的兵，也凭你的良心了。”

阮继平被解开了。

“去吧！”何强朝阮继平的肩上又拍了拍，点点头说。

阮继平看了何强一眼，头也没回地走了。

“我们快赶路吧！”何强瞧了瞧蔡家瑁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“何干事，你放他干什么？”蔡家瑁怀疑地问。

“是啊，捉住他的时候，这家伙正爬在山石后边偷看呢！”那个战士应声说。

何强边加快了脚步，边说：

“没什么，就算这个人是民团，也赶不上我们了。明天，我们就过金沙江了。”

4

离红军行列十几里地的山下小树林里，有三四匹马拴在树上。林子里坐着几个人。为首的人身穿绸料长袍，腰间扎着一条极宽的布带子，带子上斜插了两把驳壳枪。下边是白绸料裤子，黑色长筒马靴。头戴一顶英国制的礼帽。这个人高高的身量，瘦瘦的脸，从右太阳穴伸到嘴角，有一条紫红色的疤痕，一对乌黑闪光的眼睛里流露出惊疑不定的神色。他身旁是一个高大魁梧的同样打扮的人和两个普通装束，身带驳壳枪的人，他们都默默地坐在林子里，惶惶不安地朝林子外边张望着。

那个大个子眼看着林子外边，嘴里说着：

“大哥，咱们的队伍不在眼前，康委员又请你开什么鬼会。眼瞧着红军夺了寨子，把咱们挤到这个鬼地方，连周围有没有红军都摸不清楚。真见鬼了。”

被称为大哥的人掏出烟来，抛给大个子一支，沉吟了一下说：

“老二，你们坐着，我看看风去！”

“你？还是我去吧！”大个子抢过来说。

“算了，”这个脸上有伤疤的大哥站起来，摆了摆手说：“这个时候，谁也一样呵！”说着，他迈步走出林子，朝小路上走去。忽然，他看着前边，怔了一下，连忙将两支驳壳枪都塞到怀里，按平了，打了

打身上的土，装着若无其事地在小路上走着。

迎面走来了何强和蔡家瑁。

何强看见了小路上的这位穿长袍的人，就喊着：“老板，老板。”

那个人站住了，看着何强，陪笑着：

“您是……有事么？”

何强走近了，看着这个人的装束和长相，皱了皱眉头，立时又露出笑容，客气地问：

“我们是红军，和你打听一下，魏家寨离这里还有多远？”

那人连忙和气地说：

“快了，快了，还有十几里路，天不黑就能赶到。可是不能翻这个山，要顺大路。”

何强看了看这人，又看了看端着步枪、警惕地盯着那人的蔡家瑁，便又问：

“老板，你是魏家寨的？”

那人点点头说：

“可不是么，要不是我丈母娘病得厉害，我就带你们去了。”

何强笑着说：“哦，那你忙去吧。谢谢你。”说着，就朝蔡家瑁扬扬手。两个人就要走。

那人却陪着笑脸问：

“红军先生，请问你……这道路上走不完的红军，我能过去吗？”

何强点点头说：

“能过去。”

“谢谢红军先生。”那人闪在小路旁边，让何强和蔡家瑁走过去。

何强看了那人一眼，心里一动，便停下来，指着正南方向说：“老乡，你有急事，走那边好了，那边没有红军。”

那人连忙鞠躬陪笑地说：

“谢谢，谢谢。”

何强和蔡家瑁走得离那人远了。蔡家瑁就朝何强说：

“何干事，我看这个人不像个好人。”

何强点点头说：“对了，这家伙油腔滑调，到像个土豪劣绅。”

蔡家瑁问：“那怎么不捉住他？”

何强笑了：“小鬼，你呀真是的。你想，一个土豪跑出来，还能没有人保护着他？他不敢动我们，那是他怕大队听见了。其实，我们离大队远得很。你看那个家伙的神色，看他衣服里鼓鼓的，准藏着枪。我要不吓唬吓唬他呀，说不定，他倒把我们给干掉了。”

两个人正说着，就听见一阵马蹄声音。他们回头一看，只见四五匹马上坐着人，飞快地朝着南方的山道奔驰而去。

何强看着逃跑的人，灵机一动，说：

“他为什么不要我们走小路呢？咱们偏走小路。”

蔡家瑁说：

“对！”

何强拍拍蔡家瑁的肩膀，说：

“我们走吧。这帮土豪劣绅早晚跑不掉。”

蔡家瑁恨恨地说：“真可惜。”

何强边走边说：

“算了，正经事没办，渡江命令没传达，冒冒失失打一仗，不上算啊！”

蔡家瑁不言语了。

他们在山坡小路上走着。

天要快黑下来了。蔡家瑁心里有点发急，却故作镇静地扯着别的事。他问着何强：

“何干事，你没有看见何医生么？”

“没有。你见她了吗？”

“上午见了。她躺在担架上……”

“怎么！她病啦？”何强停住脚步，着急地问。

“没有，她快生娃娃啦！”蔡家瑁笑着说。“卫生部同志说，就在这两天生。他们还给小娃娃取了好几个名儿，你姐姐都不同意，叫我给陈政委捎个信，让陈政委给取。”

何强一句话没说，蔡家瑁给他找话说：

“你好久没见过她了吧？”

“在湖南龙山时候见过的。”

他们说着话，很快爬到一个高大的山顶，这山巅岩石磊磊、陡壁重重，山下都是一望无尽的浓密丛林，而丛林中立起几个尖尖的山峰，这山峰就像海洋里伸出的海岛一样。

何强和蔡家瑁决定从山岩小道里走出去。据何强分析：这样走虽然有些冒险，但是方向是正确的，而且可以早到目的地。

他们越过一个个的岩石，爬过一层层的山峦。何强突然双手扒住岩石，腾身越过岩石堆，直从山坡上滑下去。

“何干事！”蔡家瑁站在上边吃惊地喊着。

“下来吧，大胆跑，没关系，”何强说完话，又跑起来了。

“啊！”蔡家瑁犹豫不定，系了系皮带，又推了推挎包，还检查了一下裹腿绑得紧不紧，却又躬下腰来，瞪着何强。

蔡家瑁仿佛听到山谷深处传来一阵回声。这声音说：小鬼，害怕么？

“谁说的！”蔡家瑁自言自语地说。他把帽子按了按，又稍稍向后推了推，心里说：谁怕来着。蔡家瑁学着何强的样，一赤溜就跑下山岩去了。

何强同蔡家瑁一股劲往山底深处奔跑着。当前进道路完全被森林的荆棘阻绝了，不能不停下来寻找道路的时候，他们的衣服和帽子却全湿透了。

蔡家瑁喘着气对何强说：“何干事，你看！这个山真不小。”

何强和蔡家瑁一起回过头去看着方才走过的路，看着周围山

峰，山峰上，雾气像一团团的棉花，一会，从这个山峰移向那个山峰。一会，高大的枞树好像要把这些朵朵白云拉成一条一条的长丝。

“谁说云南贵州不好呢？这样的山，我们湖南真找不到。”何强感慨地说。

“何干事，你参加革命以前，听说过云南贵州这地方吗？”

“听说过一点。”

“我一点没听说过。哦！你那一点是怎么晓得的？”

“还不是地主老婆念叨的。我每天放牛回来，总是吃不饱饭，那恶鸡婆还咒骂我‘又回来这么晚啦，充军充到云南贵州去了？’”何强淡淡地笑着说：“这回就充到云南了！”

他们俩边走边说话。他们下了一个陡坡，穿过了一片杉树林，又趟过了一片茅草坪。在他们的前面又是一望无际的丛林。

走了好久好久，他们彼此不说话，他们都在担心：为什么还看不到村庄，甚至连耕地也看不到。但他们互相都不说出来。

突然，在山坡下边传来一阵尖叫声：

“哦嚯，哦嚯！二黄，快来呀！”

这声音停一阵又叫一阵。何强和蔡家瑁停住脚步，蔡家瑁说：“有敌人！”他一挥小马枪，就要顶子弹。

“别！”何强止住他。只是把驳壳枪向前拉了一下。

他俩顺着声音方向走去，好容易才走出森林。看见坡下草坪里出现一件令人奇怪的事情。

草地上有一群黄牛，一个个都护着屁股坐在地上，一动不动。有一个小孩，赤着脚，穿得很破烂，手里拿着一把长柄镰刀，挥舞着在追赶两只像小马模样的奇怪的野兽。这个怪兽特别机灵而狡猾，起初，小孩子连喊带吓地赶它们，后来，那怪兽改变了战术：小孩赶跑这个，那个又来了；小孩再回头来赶那个，这个又回来了。野兽用两条像猴爪似的前腿掀开黄牛的屁股，抓扒几下，黄牛痛苦

地叫了两声，跑也不敢跑，就老老实实地吃苦头。小孩子累得喘不过气来。急得快要哭了。

何强看清了这种奇怪的景况，怔了怔，便朝着蔡家瑁一挥手说：

“下去，打那家伙！”

“那家伙是什么东西？”蔡家瑁边跑边问。

“鬼知道，没听说过。”何强说着话，掏出枪来，朝怪兽打了一枪，怪兽的后腿负伤了，连蹦带跳地逃进森林里。

“小兄弟！小兄弟！”蔡家瑁喊着。“那是什么，什么东西？”

那个小孩怔怔地站在那里，一句话不说。他对这突如其来的人，似乎比那怪兽还突兀。他吃惊着，把镰刀往身后一藏，戒备地后退了两步，瞪起一对大眼，不带善意地盯着这两个生人。

“小兄弟，我们是红军！你听说过红军吗？”何强温和而亲切地问着。

小孩还是一句话不说，可是小孩的脸上失去了惊恐。他看看蔡家瑁又看看何强。

“刚才那是什么东西？”何强走近一步问。

“马熊。”小孩说话了。

“这家伙很厉害吧？”蔡家瑁好奇地问着。

“连老虎和野猪都不敢惹它。”小牧童话越说越多：“坏家伙，专扒牛和马屁股掏肠子吃，跑得又快，连狗也追它不上。”

“它为什么不怕你呢？”何强找话说。

“我是人嘛。它什么都不怕就怕人。”

这时，一头黄牛向岩上走去，只见肠子从肛门里流出来一尺多长，小牧童赶紧跑过去把黄牛赶下来，用双手把黄牛肠子塞进肛门里。何强和蔡家瑁也过去帮助把牛赶下坡来。

据小牧童说，这条黄牛是去年红军来的时候，他的东家要他把牛群赶到山里来放，被马熊扒死了两头牛，这一条是刚扒了一点，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